

千 里 趕 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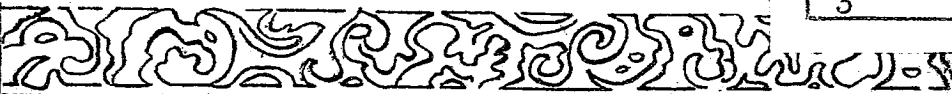


北
平
上
海
工
業
出
版
社

857.63

656

3



千 里 趕 隊



3 0605 2248 3

新華書店分編印

目錄

千里趕隊	(一)
未婚夫妻	(三)
一個女孩的生命	(五)
聾子和近視眼	(七)
孫連長喊門	(一〇)
金錢美女不動心	(一二)
連找三趟	(一四)
教導員和嚮導	(一五)
我是解放軍了	(一七)
沒有藥的手榴彈	(一八)

857.63

656

3

千里趕隊

待命南下的野戰某師，正帶領着「千里趕隊」的李昌健等八位同志的事蹟。

去年冬天，當東北大軍像潮水般湧回關裏的時候，在一天風雨交加的夜裏，警衛二連李昌健和七個新戰士一起掉隊。

他們都是安東省寬甸竹露河區的人，飽嘗逃亡痛苦，身受過國民黨的殘害，直到寬甸第二次解放才翻過身來。於是八個人一起參加人民解放軍，每個人抱着一個心願，要和解放自己家鄉的同志們一起回到關裏去，解放全中國。偏偏一出動就掉隊了。半道上人地生疏，腳板上打滿血泡，部隊却已無影無蹤了。只有一個信心鼓舞着八個人：反正革命不願回頭，向前趕總能找到隊伍！

一天太陽一露頭，他們便踏上了不知道目的征途。在飛揚着漫天黃土的公路上，他們不停的向前走，渴了喝涼水，餓了啃乾糧，腳上的血泡越磨越多，雙腳腫得像個饅頭，而且金野鐵的骨病又發了，大家就咬着牙拉着他走，可是乾糧已經吃光了，不說拉着担架不動，就是躺在担架上的病人也餓昏了。還是望不到隊伍的影子。

一塊病患在心頭上，吳永俊皺起眉頭說：「路線也沒有，究竟往那裏趕？」口音不同，問個路也挺難，再加他們八個人參軍沒來得及措槍，嶄新的黃襖看着就像被釋放回家的俘虜，最壞的是又不知道本部的代號，誰個老百姓肯訴他們隊伍過往的情形？孫文漢也無精打彩的說：「再往前更困難了



挑動李昌健知道困難已經開始撞擊着個別同志的心意，這時候，堅決的革命意志成了決定的力量了。他說：「同志們！只要往南走，一定能趕上隊伍的。如果往北走，就是開小差，把咱們初參軍的心願丟了。參加革命不怕流血犧牲，還能怕困難嗎？進了關就是老解放區，那裏老百姓會幫助我們！」他換換浮腫的腳，堅決地站了起來。他們繼續前進着。

沒路費，他們就把各人的幾個零用錢湊在一起，捨不動担架，他們就馬上相互扶着走，雖然爬山涉水勒緊褲帶喝北風，他們依然嚴格遵守紀律，一根草一粒飯也不動用老百姓的。當他們一步步走萬里長城時，那時信心百倍起來；進了關就有點眉目了。果然，在江家屯，他們打聽了北面三十里有自己這個軍的收容隊——這可不頂坦癩了。也有地方打聽到了，吃喝看病等也不用愁了。但是他們却說：「別就誤了打平津，往前走一千也不往後走一十。」他們把病重的金野鐵送到附近的休養所去，又一跛一拐地向南進。終於在十二天的艱苦路程後找到隊伍了。當戰友們圍拱烘地來歡迎時，他們一開口就問：「快要戰鬥了？」現在，當部隊整裝待發的時候，他們又站在紅旗下對黨表示：在南下的大軍中繼續「千里趕隊」的精神，克服困難為民立功！

未婚夫妻

東南縣啓西區決心鄉裏，有一對未婚夫妻，女的叫錢秀清，今年二十三歲，是婦女聯合會主任，家住在永濟河邊。男的叫蔣錦齋，今年二十一歲，家住永濟河東面。他們兩個住得很近，碰頭的機會很多，可是從來沒有說過話，一見面，不是她面孔一紅，就是他面孔一紅，很快的跑開。這次區裏開農民代表大會，兩人都是代表，會上又碰到了，還是和過去一樣，沒有說話。區政府號召勞動人民參加人民解放軍，錢秀清心裏想：「沒有人民解放軍來我那能翻身當婦聯會的主任？這次參軍一定要動員心腹人去。」她算算自己弟弟，年紀還小，想動員他（蔣錦齋）去，但彼此從來沒有說過話，有點不好意思。她想了一想，就請指導員代寫了一封信，她說一句，指導員寫一句，信上寫着：「蔣錦齋同志：現在形勢很好，我們青年要出一把勁，勝利就會很快到來，希望你這次光榮去參軍，活捉蔣介石，我們就太平平結婚，那時多開心，接信後抽空談談。妹錢秀清。十二月二十一日」。信寫好了。她就在自己名字上蓋了指印，託指導員帶去，還請指導員告訴蔣錦齋說：「我們雖然自小訂的婚還未結婚，但意志相同，兩人都是共產黨員，我勸你去參加人民解放軍有三個保證：第一，我決心沒有兩條心；第二，我保證積極工作，努力求進步；第三，我把你家當自己家一樣來照顧。蔣錦齋接到信後，想起了自己去年三月初六被蔣匪還鄉團追到長江邊上，打得半死的情景，覺得應該報名參加解放軍，但是有點捨不得她。他把信看了又看，想想信上的話，道理一句不錯，就下了決心，馬上寫了一

封回信：「秀清姊姊：來信收到。我帶頭參軍已準備好。不過爹娘要拖尾巴，希望你來幫助我勸說勸說，並且希望你在那裏做好優待革命軍人家屬的工作，等我勝利回來再團圓。弟蔣錦齋。二十一日」

二十二日上午，他們第一次講話了，錢秀清說：「你有決心去，我有心照顧你家裏。」蔣錦齋說：「我不但自己決心去，還保證動員一個好兄弟一起去。」說話時，兩人的面孔比以前幾次還要紅。

一個女孩子的生命

十六日早晨太陽剛露頭，濰縣城北李莊的小花園街和北大街交叉處擁擠着三十個背包袱，抱孩子從蔣軍陣地逃來的婦女，正在陣地前作業的解放軍戰士，再三囑咐他們彎下腰來走，因為那裏相距東城上的蔣匪只有幾十米，但是她們都爭着要先走，都願早一步的離開危險地帶，其他什麼都不顧。前邊兩個婦女，僥倖通過了蔣匪火力封鎖；東城上的蔣軍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出這不過是一羣手無寸鐵的婦孺，但是當第三個一手抱着孩子，一手背着兩個包袱的婦女通過時，突然從東城上射來一個子彈，由左向右，她頓時撲倒在地，鮮血染紅了她的頭髮，拖着的不滿三歲的女孩子被摔出了兩步遠，那小女孩也像死去一樣的躺在地上。

解放軍某部一班長官福兵正送子彈到前面去，忽然發現這個小女孩的胳膊在動彈，顯然女孩子還活着，爲挽救這個小孩子的生命，官福兵把自己的生死忘掉了，他放下子彈箱，急急爬過去，冒着將匪砲火下的危險，終於把女孩子用毯子裹起來，親自給她喂水，又喂了稀飯，然後把女孩子暫時寄留在一個老百姓家，重新背起彈藥向前面去，事情立刻在解放軍的陣地上傳開了。

晚上，二班副王常增同志怎樣也對這小女孩放不下心來，他跑去看她，只見小孩在防空洞上躺着沒有人照應，他一時想不出辦法，便守看着小孩子足足有一個鐘頭，最後他決定先把孩子安插起來，再回去報告上級，於是王班副把小女孩抱到一個露天隱蔽的牲口槽裏，蓋上毯子，又搬了一張長桌在上面遮露水，王班副這才回去休息；他不能長時間陪着那女孩，他時刻要準備戰鬥。

第二天早晨，團部馬副參謀長派通訊員把小孩抱了去。雖然匪機這時在四週盤旋掃射，馬副參謀長仍親自給小孩用溫水洗了個澡，並從她母親遺下的兩個包袱裏找出女孩的衣裳替她更換，又沖了兩個雞蛋喂飽了她，然後派人送女孩到後方找專人保養，臨走時，馬副參謀長掏出五千元作爲暫時保養費用。

這消息也迅速在戰場上揚開了。東賈村的老百姓在議論着：「八路軍真是恩人，救了孩子的命。」

「這個孩子的福份真不小呀！」

四天後，濰縣東北關保安街義聚福商號的經理傅延令先生，在解放軍某部重見了他的孫女，當他把孫女帶回家的時候，一家人悲喜交集，哭成一堆，女孩的外祖父王仁奎老先生一字一淚的向解放軍同志說：「解放軍是人民的救星，真是名不虛傳。打死我的女兒的大仇，零刀割他們（指蔣匪）也報不過來。」當他詳細聽完了解放軍怎麼救出孩子，掩埋了孩子母親屍體的經過後，他抖動的拿起了一支筆，對解放軍同志說：「那位參謀長的名字我已知道了，煩你們把那兩位在火線上救我孫女的同志的名字寫下來。」

聾子和近視眼

在我們七連，有一個聾子砲手和一個近視眼爆破員，他們二人的故事傳遍了各個軍隊。

一

部隊突入砲火剛歇的齊家莊裏，小砲手魯培福亦在喊着十幾個俘虜：「站住！誰也不准動。快繳槍！寬待你們。」我們的槍都交給你們班長了。」俘虜們爭着回答。「有槍快繳出來，不要動！」他還是不變聲色。俘虜們驚慌的望着這個雄赳赳的拿着小砲的人，誰也不敢動。這時班長出來解釋：「不要緊，他是個聾子。」

聾子怎樣會打仗呢？但魯培福的班長徐景彬在講起他班裏的砲手時，總是要誇獎他：「打起仗來，老魯要算最好的一個，行軍打仗從來沒有掉過聯系。打龍山出擊戰，天又熱，肚子又餓，他還是緊跟着部隊。他的眼睛比別人都好使，前進和隱蔽決不用告訴。這次打下樓時，我指揮他們打砲，我首先伸着手指向敵人的火堆，然後將手伸向左一指，再伸出三個指頭來。他即答道：「向火堆左方三十米遠打砲嗎？」我一點頭，他即開始定標尺，這個距離用不着我們告訴的，他經常定得比我準確。他一連打出八砲，我要告訴他停放，祇將手一搖，他就明白了，這時我聽到別人喊：「小砲打得好！」那時光我高興，他可聽不到。戰役回來，我找人寫字給他看，首先寫了個「你是下樓戰鬥的二等功臣

，接着又寫了個：「上級批准你入黨了。」他馬上說道：「我入黨了嗎？」在我點頭的時候他興奮的笑起來。「徐班長停了一停說：『我很少看見他笑，大概他聽不到有趣的事，他這次笑得戰士們大家都高興笑起來。』別人聽到這裏，總是興奮的問徐班長：『他是怎樣舉的？』」「響子是二等殘廢，不是應調到後方去工作嗎？」動員幾次都不願意，這次又動員他，他說：「我才入伍一年多，對革命貢獻太少。」

二

屋子裏點着一張豆油燈，宋玉明晚上站崗回來，將裝備卸下來，要掛在粉牆上的木釘上，剛一手鬆槍就掉下來，打中了在睡覺的老陳，老陳不高興的咕噥道：「你的眼睛看不清，怎麼能幹野戰軍？」宋玉明也不言語，他挺身的摸了摸牆，原來不是木釘，是個牆窟窿。連裏也認為他不適合在野戰軍裏，連一百米達遠一米達直徑的東西他就打不上，給他支槍還不是浪費子彈，指導員有次找他面談：「你今年才十六歲，還是回家幹你的兒童團長去吧？當兵年紀太小，再停二年怎樣？」指導員為照顧他的情緒，開始沒有照直要他回家。「再過三年革命成功了，我不回家。」「到地方上去幹吧，那裏也是革命。」「不，一定在野戰軍裏幹。」「不行你的年紀太小了。」「我知道上級不是因為我的年紀小，而是因為我近視眼。」「是呀！你到底聰明，夜行軍你就會滾到溝裏去的。」「那是瞎睡。」指導員發現這句騙人的話後，就以戰鬥來「威脅」他：「你的戰鬥經驗很少，打起仗來一時不長眼就要被砲彈炸傷了，「瞎子」打仗危險極啦！你什麼時候看見近視眼在前線的？」其實，指導員平時知道他學習軍事很努力。宋玉明隨着答道：「別哄我了，別人早就告訴我打仗的情形，咱又有大砲和機槍，可以安全的送上炸藥，炸藥一響什麼樣的堅固工事也給它炸燬了。越勇敢迅速傷亡越小，我嫌

破保證能完成任務。」「打仗還能和說話的那麼容易嗎？你能扛上五十斤的炸藥不能，近視眼能看破目標嗎，我不是騙你，你確是不行，你要聽上級的話。」宋玉明不響。指導員感到這樣生硬的勸說是傷害了他的熱情，沉寂一會。又說：「小宋，你是最好的同志，大家都想教育你入黨，你若到了地方去工作，我會將這情況給你介紹，絕不用你就心。」宋玉明嗚嗚的哭起來。「你就是不願意走嗎？到伙房去怎樣？」「不幹，不到前綫去還能撈着立功入黨嗎？」宋玉明哭得更厲害。後來宋玉明終於被調到伙房去，一個月後，有一天他又跑進了七連連部。「報告：我又來啦，上級說我行。」他特別把「上級」兩個字說得較響。從此他濶入了一排六班，當上了爆破員。他參加齊家莊（齊河戰役）、齊南、下樓（淮海戰役第二階段）三次戰鬥，一連立下了四等、一等、二等三次戰功，已是衆所公認的好爆破手了。比如在打下樓時，在許多爆破員中選上了他，他僅用第一包炸藥即完成了任務，讓突擊隊打進村落。他在齊南戰役立了一等功，那時大家就知道宋玉明了。

孫連長喊門

某日傍晚，解放軍某團一連在五河縣人民剛補好的小船上渡過了淮河，向南進軍。孫連長從嚮導口中了解該地未解放前因敵人明要暗搶，土匪橫行，羣衆痛苦極深，不得不組織起來對國民黨土匪，孫連長知道今晚宿營喊開門一定很困難。

到了宿營地某集，孫連長讓全連在莊頭休息，自己帶通訊員進了莊，先看到一個有炮樓的人家，大門縫裏露出燈光。

「老大娘，開門哪！解放軍來啦！」這一喊，裏面不僅沒有聲音，而且燈光也滅了。「我是過去的新四軍，不要怕呀！」他反覆不斷的喊着，但仍然半點聲音也沒有。大概一個多鐘頭，才聽到裏面有顛頭抖抖的老頭聲音：「我家沒有人哪。老總！快到別莊去吧。」

「我們是過路的新四軍，來消滅國民黨軍隊替你們報仇的，住一夜就走啦！」但是只聽到裏面有人叫「不行，不行」和不斷的呻吟聲。通訊員冷得發抖，急了要打門；兩個班長說：「羣衆落後。」孫連長馬上糾正說：「這不是羣衆落後，而是給敵人糟塌苦了，一時辨不清我們是好是壞，慢慢就會開的。千萬別忘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。對羣衆態度要和氣呀！」並叫他們回部隊裏去進行解釋。但孫連長自己心裏也有些煩悶起來，然而想到人民軍隊愛護人民就又耐心了。他接着就說：「老大爺，你不信我給證據你看。」

「新四軍有機槍，你讓我在房子上看看。」這時，月亮剛升起一丈多高，隱約可以看見有十幾

個人頭和十幾支步槍，還有幾挺發着暗光的機槍擺在街上。

大門隨着開了，走出十幾個青年、中年和老年，都齊聲道歉，孫連長和氣的慰問大家：「這兩年你們受苦太多啦！我們決不怨你們，這是國民黨匪軍給你們的苦。」接着有一個老大爺握着他的手滔滔不絕的訴說：「同志！你們走了以後苦真受不了，光晚上的罪就沒法過。這十來戶的小莊，今年就被搶了四回，每回兩三條牛。」老大爺指着房子說：「這是全莊打更的屋，來了就和他幹。」

老大爺換了口氣，又說：「他們（指國民黨匪軍）的把戲多啦，半月前，就是新四軍來了，俺也不敢開，以後你對同志講的話，又給我們看了機槍，這才相信，不然早就開槍啦！」正說着，旁邊的十幾個農民都回家叫開了門，找部隊去住，

剛要住下，營部又傳來命令，要該連遷移到離此一里多路的×集去。老大爺拉着孫連長的手說：「我們剛把你們盼來了，那能走。」經過一再解釋後才鬆了手。一個青年自動出來帶路。

到了目的地，喊門又等了半個鐘頭，孫連長從門縫旁把槍、背包，給老百姓看，才算開了門。一個老大爺殷勤地幫着喊起了全莊二十戶的門。孫連長邊喊着，邊說着勝利消息。第二天，村民自動找戰士們問辛苦，問勝利，並又不斷的誇獎：「到底我們隊伍好，兩個多鐘頭沒有開門沒有一個發脾氣的。」孫連長喊門教育了全連，比上次遵紀課作用還大，個個反映「一定向連長學習，好好遵守羣衆紀律，向新區羣衆宣傳。」

金錢美女不動心

兗州戰鬥中，負傷三處的孫良洪同志用心地押着三個掉隊的俘虜，一個年老的，一個年輕的，還有一個女人。「快跟上，別拉下！」孫良洪同志一面催他們快走，一面講解着俘虜政策。那年老的回答說：「是的，要殺！你們早就把我們殺了，等不到這時候！」另兩個却把孫良洪的話當耳邊風，一路上鬼鬼祟祟的，年輕的常和街上老百姓混合在一起，躲躲閃閃的想偷跑。飛機來了那個女人拉着孫良洪同志到屋裏去防空，並且問長問短，她說：「你看！你回家有個人（指愛人）多好呵！」這話多麼壞，孫良洪同志立刻警惕起來：「你真是個女特務，來拉攏我！」但沒有說出口，還是耐心催着她走，「你用鋼筆嗎？給你一支！」那年輕的像官樣子的俘虜拿着三支筆，在孫良洪同志面前搖幌着。「不要！」孫良洪堅決的拒絕了他的引誘。

這時四下的人，離得遠遠的，但孫良洪同志孤伶伶的和三個俘虜糾纏着，那年輕的又從背着的三個包袱中，拿下一個綠色的包袱來；說道：「包袱裏有二百萬元（偽票），四套衣服，還有襪子，天冷了，解開包袱穿上吧！這包袱給你吧！」「不要你的東西！快走吧！」他們不得已又走了幾步，還是迂磨……。

那個女人，手上帶着四個金鐲兒，兩個金鐺子，脫在手裏說道：「你看：給你吧！」孫良洪同志早已有些煩了：「我不是女人要這個能玩藝幹什麼！」

「你嫌不好嗎？這是個金的！」

「金的也不要！」

「哎呀！一個能賣若干錢啦！」

「革命戰士，不要金錢！用什麼東西上級都發給我們！」

天黑了，孫良洪同志沒動俘虜一點東西，只怕和部隊失去聯系，背着的兩支槍，都壓着子彈，心想：「管你是什麼人，若要反動，我有槍，不反動就要去，一定把你送到上級去！」戰後，孫良洪同志評了功，連隊代表會上，還受到廖政委的表揚。

連找三趟

十七日晨，韓倉集（縣城東）理髮員熊少文和採買上士張洪昇到集上買了十六斤粉條，臨走時熊同志感到粉條過於重，便要重新稱一稱，但掌櫃的却定說是十六斤。回到事務處，張上士稱了一下却多十斤，這件事情使得張熊二同志慌了起來。熊同志是濰縣戰役解放過來的，在參加兗州戰役時，指導員不斷的傳達解放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，幾天前看劇時，解放軍公賈公賈的故事，更深深的印在他腦子裏，他感到自己犯了莫大的錯誤，便趕緊的告訴了連部，連部給予答覆說：「馬上給錢做生意的！」

一斤粉條一千一百元，十斤粉條共一萬一千元。熊同志便拿好錢，急急的跑到集上去。但趕集的都走了，熊同志只好難過的回來，沉重的担子壓在他的心上，使他煩悶着：「一連的紀律給我破壞了！」

二十二日又是韓倉集，熊同志又到集上去。看遍了賣粉條的面孔，還是找不到原來的人。熊同志向附近的幾個賣粉條人說明了這件事，那些人不要叫他找了，並且說：「要是國軍在這裏，少給一點就挨揍，那講到送呢！」

二十七日，熊同志三次上集沒走細看。忽然，賣粉條的臉孔使他喊起來：「這下子可給我找到了！」掌櫃的把熊同志拉到菜館裏，定要他吃了餃子再去，並告訴他：「他老婆會因這事和他吵了一仗呢！」熊同志謝絕了他的客氣，向他要了收條，條子上寫着：「盧家莊，郝光楝。」在掌櫃的送行下，匆匆的去了。

教導員和嚮導

當解放軍「濟南第二團」一營，一夜行軍九十里，進駐固鎮西×村時，正是該地一帶人民，受了李匪延年的浩劫以後，他們一聽到軍隊進莊，也不問是什麼隊伍，連僅留在家裏守夜的老漢、老婆婆都躲藏了。所以一營到了該村，看不到老百姓，隊伍剛住下，又接團部電話，準備討防，好減輕戰士們疲勞，黃教導員自己先起來，準備領幾個通訊員，先到指定的莊子去看房子，但是還得找嚮導帶路，這真是一件難事；通訊員走遍了莊子，好容易找到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大爺，他說是從永城逃難來的，不認識路；後來又找到個破腳的青年人，他說他腿上長大瘡，又有羊癩瘋病；最後找到一個老大娘，他說路不熟。黃教導員對他們都是和顏悅色的商量着，當他們說理由一再表示不能帶路後，黃教導員也無可奈何。將這三個老百姓先後找來又送走後，黃教導員和幾個通訊員蹲在草窠邊的油燈下，在盤算着怎樣克服這國民黨匪軍留給他們的困難。突然有人想起：隊伍進莊時，還看到莊東頭有一個老大爺在挑水。不一會，通訊員就把這老大爺請來了，他蹲在燈前向黃教導員敘述着自己的難處。

「我的腿要能走，我就去。」

「你的腿真不能走嗎？」

「是呀！說着是！……」老大漢要賭咒。黃教導員沉思了一下說：「給你馬騎，可以吧？」聽說騎馬，老漢一怔：「我騎不好，也沒有那福。」

「我們扶着你去。」

「不行！馬不老實可壞了。」

「給你牽着走。」

老漢對黃教導員也連連搖頭：「我真不行呀！」「送到後，我們用馬再送你回來，」教導員想，反正還得回來聯系隊伍。這樣，老漢沒話說了，只半信半疑的呆望着油燈，黃教導員認為已經答允，就高興的吩咐通訊員：「快點把馬牽來。」

一出屋門，老漢就被扶上馬，通訊員前邊牽着，按着老漢所指導的方向，向宿營地走去，老漢在馬上低低的說：「那有這樣好的隊伍。」

到了目的地，黃教導員正要執行自己的諾言，叫通訊員牽馬送老漢回去時，老漢慌忙上去謝絕說：「別！我能走！我能走！……剛才是我生……」轉身便向回家的路上走去。

我是解放軍了

蕭縣西南有一個離戰線不遠的徐莊，莊上已受過漢匪的蹂躪。理髮匠王士仁嚇得成天躲着，深怕再有「中央」敗兵來，他這天天慌念着被匪捉去當兵的徒弟，他更痛心的——自己理髮匠挑着水桶正在大街上走着，忽然來了一個戴國民黨軍帽的兵，硬說去替他担水，他就害怕起來了，連忙抓着桶說道：「老總！你往那裏？我來給你担。」但這位戴國民黨軍帽的兵，已担着水桶往井邊走去。

理髮匠這時懷裏像揣着小兔一樣的急忙回到家中，心想：「這個兵剛被解放軍俘虜，說是轉腦筋嗎，也不會這樣快；他又猛然一想：給我担水，使的是什麼壞勁啊？是要吃我的東西吧！」他越想越不完，於是從抽屜裏拿出僅有的幾個錢，一面說着，「該着我破個財啦！」一面走到街上。

當那位士兵担着最後一担水回來時，理髮匠裝着笑臉把買來的兩盒香煙偷偷遞給那個爲他挑担水的兵：「幾天沒有生意啦！這小意思，拿着吸吧！」說着又忙着去點火。那個兵堅決拒絕的說：「老大爺！你們年輕的都出去抬担架，我們給你老人家抬點水還不應當嗎！」這時，理髮匠才明白的說了：「過去都叫俺老百姓給你們（指蔣匪）担水，還要快快的，慢了耳光就打上來，俺叫管怕了！」

「老大爺！再別說啦！我現在是解放軍了！」

沒有藥的手榴彈

砲像六月的雷，整整響了一天，到傍晚的時候才靜了。××村民兵隊長王二楞想到村外聽個動靜，他一面走一面想：「不打了，狗齣的，八成又叫晴消滅啦！」

他站到村口，手搭着涼蓬遮眉瞪眼的朝西望，却望不見一個人影。只見快落的日頭，像血一樣紅。

一等、二等、不見人來，他有點敗興，正想走回去，猛然間，在樹影的後邊，他看見了幾個黑點，像人又不像人。再定睛一看，他馬上又立住了腳。

不大會，他看清了好像是人，一點也不假，有三四個像「毛星樣」，走的飛快。身上還像穿着軍衣，黃騰騰的。他心裏很快一動：「是人，又不是咱們的人，走勢穿或看樣都不像。」又一想：「要是未免不能讓他白跑掉……」。

但是手裏也沒有，他趕快回家去找，一時也找不着稱心的傢伙。門後一瞧，放着一個沒有藥的手榴彈，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起來就走。

剛回到村口，人也過來了，是個個被打散的「中央軍」。他躲在牆窟裏，黑塔樣的個子，往上一翻，兩隻眼瞪的銅鈴圓，接着一揚手，大聲喝道：

「那裏去？把槍放下，要不放，手榴彈過去了！」

連操兵敗華容道，禁不住關二爺一嚇，吓破胆的蔣軍，正疑神疑鬼，冷不防聽到這一聲響雷似的

，把他們震住了。兩句話沒說，他們放下了槍，幾張嘴一股勁的哀告着：

「別打別打……」

「八大爺！放我過去吧！」「滾，快滾！我八大爺不殺繳槍的！」王二楞說着，心裏真想笑。

一說叫走，四個傢伙散開腿跑的一溜煙，頭也不同。王二楞從牆窟裏出來，收拾着地上的槍，笑着喊：

「別跑這樣快，我使的沒有藥的手榴彈。」

不知他們有沒有聽到，還是王二楞的小聲，四個傢伙夾尾巴狗樣的跑得更快了。



JUNE 3 1949

